

柳 萌 散文集



腕上晨昏
无可奈何花落去
缱绻乡情老少时
永远的故乡气息
烟酒琐忆
消逝的市声
曾经稀罕的罐头
印象中的孙犁先生
冬夜
端午
马灯



寒风吹哑琴音

柳 萌
著

车走得很慢很慢，人走得很慢很慢，仿佛一切都想默默停止。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寒风吹哑琴音

柳
萌
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萌散文集:寒风吹哑琴音/柳萌著.--北京:
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6.1
ISBN 978-7-04-044078-2

I. ①柳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9591 号

Liu Meng Sanwen Ji: Hanfeng Chuiya Qinyin

策划编辑 游 滨	责任编辑 于 嘉	项目统筹 王冰怿
版式设计 张 珺	特约编辑 张 莉	责任印制 赵义民

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	咨询电话 400-810-0598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	网 址 http://www.hep.edu.cn
邮政编码 100120	http://www.hep.com.cn
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	网上订购 http://www.hepmall.com
开 本 787mm×960mm 1/16	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
印 张 24	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字 数 230 千字	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购书热线 010-58581118	定 价 29.8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 料 号 44078-A0



-
- ① 一九五四年冬天转业前，摄于北京
 - ② 一九五五年秋天“反胡风运动”之后，摄于北京颐和园
 - ③ 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“右派”后去北大荒劳改前，摄于北京展览馆门前
 - ④ 作者柳萌近照



作者柳萌在家乡七里海湿地

柳 萌 散文集

目录

第1辑·远年往事

- 腕上晨昏 / 2
无可奈何花落去 / 10
关于雪的往事 / 21
我对雨的记忆 / 29
老 街 / 45
我曾经的生命线 / 49
我对风的怀念 / 55
告别老屋 / 60
有歌无歌的日子 / 66
窗 口 / 72

第2辑·故乡情怀

- 缱绻乡情老少时 / 76
永远的故乡气息 / 80
月圆之处是故乡 / 84
踏雪送门神 / 87
递给你张水彩名片 / 92
深深芦苇荡 / 97

第3辑·四海游踪

寻觅记忆的声音 / 102

奥地利风情 / 107

泰山记趣 / 128

美丽的麋鹿之乡 / 134

丹枫似霞映流泉 / 138

琵琶湖揽胜 / 145

倾听庐山 / 150

“中华荷园”小记 / 155

第4辑·纷杂思绪

善良是股清澈的暖流 / 160

假如没有…… / 165

等待回答 / 171

记忆原野上的花 / 177

常常地这样想 / 183

花草故乡情 / 188

土地礼赞 / 192

慢城桤溪散章 / 195

第5辑·冷暖记忆

- 忘不掉的馒头 / 202
烟酒琐忆 / 207
消逝的市声 / 214
曾经稀罕的罐头 / 218
平民美食大烩菜 / 222
听到有人敲门 / 228
在庐山176号别墅 / 232
旧时景物哪堪怜 / 238
核桃的尴尬 / 243
奔 年 / 247

第6辑·永远思念

- 无言的等待 / 254
永远的愧疚 / 262
寒风吹哑琴音 / 269
同是荒原沦落人 / 277
活在黄河魂魄中的诗人 / 286
印象中的孙犁先生 / 295
在汪老字纸篓淘画 / 300
好一尊“笑佛” / 304
李準先生赠我墨宝 / 308

第7辑·幼年趣事

- 风 箏 / 314

河 边 / 316
冬 夜 / 318
榆钱儿 / 320
捉蝈蝈儿 / 322
照螃蟹 / 324
端午节 / 326
贴窗花儿 / 328
马 灯 / 330
祈 雨 / 332
油纸伞 / 334
吹糖人儿 / 336
小白兔 / 338
捏泥人儿 / 340
布缠足球 / 342
抖空竹 / 344
捉迷藏 / 346
照镜子 / 348
放河灯 / 350
滚铁环 / 352

第8辑·无腔短歌

感悟秋天 / 356
美 好 / 358
秋天的启示 / 361
花开南北 / 363
北京季节 / 365
晶莹的雪花 / 368

第1辑 · 远年往事



腕上晨昏

平日很少逛商场。偶尔上街办事，信步走进钟表店，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，让我悦目，更让我动情，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。苦涩滋味儿，如同反刍食物，重新咀嚼，实在难以咽下。

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，可不像现在城乡年轻人，几乎人人戴着手表。自己赚钱许多年后，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，要想干有钟点儿事情，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，要么询问戴表陌路人。总之，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。攒钱买块手表，在我当时生活里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。

那么，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？

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在30岁结婚之前，我没有戴过手表。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，三分之一寄回家孝敬父母，三分之一用于吃饭穿衣，三分之一购书、看电影，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。何况那会儿的手表，大都是进口货，价钱很贵，工薪青年难以承受，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。

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，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，他怕手表丢了，摘下让我给他照看，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。出于好奇和羡慕，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，倾听那嘀嗒嘀嗒走动声——清脆悦耳，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。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，我把手表交给他时，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知识。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，就说：“你买块表吧。当记者的，走南闯北，没表怎么行？”我想，他说的倒是对，记者职业吃“无定时”饭，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，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哪，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。不过，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，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，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十块八块存下，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，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。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。

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我要买手表想法刚刚萌生，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，1957年突然来了场政治“龙卷风”。我这20岁出头小青年，由于说了几句真话、实话、心里话，被这场“龙卷风”卷了进去，戴上“右”字荆冠，然后，遣送北大荒劳改。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，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。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，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。

从常人沦为“罪人”，意味着失去自由，许多事情不是

你不想做，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，乱说乱动就会“罪”上加“罪”。不过，当“罪人”有当“罪人”的好处，说句苦中找乐的话：省心。起床、睡觉、吃饭、劳动、学习，甚至于拉屎撒尿，都有人吹哨子，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。“罪人”时间同“罪人”原身一样，被严格地监督管制起来了，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。

1960年代全民大饥饿，在北大荒劳改的“右派”，又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，有手表的老“右”为保住性命，干脆撸下手表换点可怜吃食。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，自然就换不来果腹食物，比这些人要多受些折磨；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，因为，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，不是爱情信物，就是生日纪念，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，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。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，从那张张无奈脸上苦痛表情，可以看出，他们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。

两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，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。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，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，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。青年人富于幻想的纯真天性，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。

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列车上，我跟几位有家室难友闲聊，有位相处甚好难友问我：“你这小光棍儿，摘了‘帽子’（右派）啦，回去最想干的事儿，是什么？”我几乎未

假任何思索，脱口便说：“攒钱买手表。”他听后一下愣住了，脸上挂着无限疑惑。我猜想，他满以为我会说，找个对象结婚，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。

是啊，一个二十啷当岁年轻人，倘若不是遭逢这飞来政治横祸，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，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，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。见他依然将信将疑，我就说：“这些年，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，回去到机关上班，再不能这样了，我总得买块手表吧，没有表万一迟到，人家会怎么看呢？”他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。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。

谁知未过几天，我的天真和诚实，我的向往和愿望，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。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。原来，“右派”摘帽只是个形式，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，仅仅是“右派”改为“摘帽右派”而已。

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，我满怀着喜悦心情，按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，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。哪知人事部门换了个调动手续，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内蒙古，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，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。得，这又是个无须自己掌握钟点儿地方，上工下工，吃饭睡觉，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。买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，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。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，心里滋味

儿总是酸溜溜：我的命真够苦呀，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，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，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。

还好，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，她把她的手表给了我，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。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“梅花”牌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，当然，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。除了洗脸怕沾湿，睡觉时都戴着，夜深人静时候，嘀嗒嗒表声，如同优美音乐，伴随我进入梦乡。白天劳动怕磕碰，特意买块洁净手帕，小心翼翼地裹缠上。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，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。

手表是戴上了，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，总是让我心酸。

那是个夏天暑假，在内地教书的妻子，特意到内蒙古来，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。动身前她拍来电报让我接站，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，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，我一下睡过了点儿，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，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，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。看到我来了，她面带愠色，说的头句话就是：“怎么这么晚才来？”待我说明了情况，她才知道，我这个穷丈夫，连块手表都没有，害得她等了四五十分钟。幸亏这是夏天，气候还算凉爽；要是在冬天，这塞北寒风冷雪，准得给她个下马威。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。

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，就把这块“梅花”手表让给了我，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。嘿，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。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，说实在的，我真无法说得清楚，喜悦滋味儿，苦涩滋味儿，好像都有那么点儿，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，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。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，此刻又重现在眼前，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块手表在我腕上，停留不过一年时光，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。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。即使今天想起来，脸还是火辣辣，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，只是为一时需要，便放弃男子汉尊严，实在不值得。

那是在次年暑假，陪妻子去她姥姥家。她那80岁姥爷，突然跟妻子说：“我给你的那块手表，还在吗？要是在，给我吧，我想戴。”妻子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跟老人家说：“还在，在家里。过些时再来北京，我给您带来。”回到家妻子告诉我，我戴的这块“梅花”手表，原来是她姥爷戴的，老人考虑她读大学，没有手表不方便，就给了她这个外孙女。这会儿老人天天出去遛弯儿，没有手表，回来都赶不上吃饭，想到外孙女已经工作几年，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，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。这是很正常事情。

听了妻子讲述，心想，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，要是知道我戴的手表，就是她姥爷想要回的手表，以我这

种犟头急脾气，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，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。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，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。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，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，在递手表那一刹那，觉得脸上火烧火燎。当初戴手表的愉悦，如今成了心的痛。

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，手表此后对于我，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，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，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。

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非易事：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，辛辛苦苦挣一点钱，两人都要回家探亲，又是旅费，又是购物，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，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。这样又过了许多年，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，外出办事乘坐火车，照样向别人问时间。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。

在大城市里生活，毕竟不同于农村，没有表的确不方便。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，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，还有段等待时间，想买些东西带给家人。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，满以为时间还很富余，背着大包拎着小包，慢悠悠地往车站晃悠。到车站一看塔楼钟表，立刻慌了神，距开车还有十来分钟，检完票就匆匆赶上火车，不小心手提糖果撒了，在我一一捡拾的时候，开车铃声响起，眼巴巴地望着火车渐渐远去。没辙，只好跟车站说好话，重新换签下班车走。所幸那会儿旅客不多，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，我那张通票八